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日治初期東臺灣七腳川社勢力之消長

doi:10.6796/HM.200706.0012

歷史月刊, (233), 2007

Historical Monthly, (233), 2007

作者/Author：潘繼道

頁數/Page：12-1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7/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96/HM.200706.00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七腳川部落現況。(作者提供)

日治初期東臺灣 勢力之消長

潘繼道

今天當我們經過七腳川舊社時，已見不到任何部落的遺跡，只有在吉安鄉慶豐村昔日吉野神社舊址的一隅見到「拓地開村」碑，仍透露著七腳川社的悲歌……

南勢阿美七腳川社 (Chikasowan) 原分布於今花蓮縣吉安鄉靠中央山脈山邊一帶，曾是奇萊平原最強大的族社，從清帝國統治以來，即是歸順度相當高的族社；日治初獲得日本當局供應精銳的槍彈，且多次配合日本人的徵調攻擊太魯閣族，並協助日本人防禦隘勇線，站上理蕃的最前線。但當他們與日本當局站在敵對立場時，爲了樹立統治者威信，因此，在主要敵人大魯閣族尚未被平定前，即成爲日本當局欲去之而後快的「滅社」對象。

本文即探究戰爭前日本當局與七腳川社的互動，並探討這場戰爭與七腳川社勢力之消長。

初接觸日本帝國的七腳川社

明治29年 (1896)，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技師田代安定對東臺灣平地族群作過調查，並進行人口統計，其中，七腳川社是南勢阿美第一大社，人數1474人，若加上附屬社「其來社」154人，則成爲1628人，比荳蘭社的1431人還多。

太魯閣族的木瓜蕃與七腳川社關係密切，他們一向到七腳川社辦理供需物品，但於日治初雙方曾發生過衝突。

明治30年2月木瓜蕃與七腳川社人於獵鹿時相遇，由於偶發事件引起爭鬥，木瓜蕃槍殺七腳川社2人，並取其頭顱，另有1人受傷，因而其後雙方攻伐數日，怨恨愈結愈深。明治31年1月6、7日，七腳川



●七腳川社附近族社圖，翻攝自《台灣日日新報》，1908年12月17日。(作者提供)



●新城事件殉難將士瘞骨碑。(作者提供)



●「七腳川社之役」時日本討伐隊砍檳榔樹引水。(作者提供)



人又湧進木瓜蕃社進行戰鬥，結果攜帶首級6顆及生擒1名歸社。之後經由臺東撫墾署主事補大澤茂吉於兩社對戰中穿梭，說服雙方停戰並達成協議。

七腳川社與南勢阿美荳蘭社也曾發生摩擦，為使雙方和解，日本當局於4月1日召集雙方社長及老蕃到花蓮港出張所訓誡，使其和親。

明治34年10月，日本當局於七腳川社設置警察官吏派出所，使警察勢力更深入七腳川社，而彼此之間的互動也更加密切。

根據明治38年6月5日警察本署長所公布的〈有關臺東廳內槍彈供應取締方法〉，提到阿美族可防布農族和太魯閣蕃，依照供應卑南族的方式處理。其中南勢蕃，即七腳川社蕃，可以信任，槍彈無流入他蕃之虞，且為阻止太魯閣蕃南下，須充分供應精銳槍彈。明治41年，總督府通信局長兼參事官鹿子木小五郎的《臺東廳管內視察復命書》中，提到南勢七社中七腳川社尤其強大，戶數372，人口1623，壯丁400人，軍用銃（槍）120挺，非軍用銃370挺，也就是每位壯士

平均都可擁有槍枝。

另外，鹿子木也見到七腳川社的水田稻作，其延伸到社外的木瓜溪邊。提到從前蕃人自己耕種自己食用，其耕作只維持自己家人食用的必要程度，而買賣也只拿多的物品交易而已。最近因瞭解貨幣之利，因此共同耕作自家必要以外的米穀，以作為買賣，希望能獲得更多的貨幣，這也使得土地的開墾急速地進步。其後的「七腳川社之役」（或稱「七腳川事件」），在其族人回憶衝突發生原因時，就有人提到與貨幣有關的觀點，這可能是因為國家勢力進入後（也許可再推到清治時期）所帶來的影響。

日軍征討太魯閣族群下的七腳川社

明治29年12月23日，因日軍侵犯太魯閣族女子，使太魯閣人極為憤怒，在漢人通事李阿隆暗中協助下，召集武士林等社約20餘名男丁，突襲花蓮港守備隊新城分遣隊監視哨，共殺死官兵13人，史稱「新城事件」。事件發生後，花蓮港守備隊於明治30年1月



10日招募南勢阿美壯丁600人；1月29日，又增援基隆步兵二中隊、臺北砲兵、工兵各一小隊，以湯地弘中佐為指揮官，並由軍艦「葛城」掩護，進攻太魯閣各社。2月6日，又以一大隊配合砲、工兵兩小隊進攻卡烏灣（加灣），但幾次攻擊都被擊退。因遭頑強抵抗，傷亡過多，5月12日停止進攻，並於次日撤軍。由於討伐行動無法使太魯閣人屈服，因此12月25日臺東廳長相良長綱來花蓮港宣撫南勢阿美、木瓜蕃，並招撫李阿隆為太魯閣總通事，李錦昌、張阿三為通事，希望藉此化解太魯閣蕃敵意。而李阿隆等人及太魯閣蕃也希望舒緩與日本當局緊張的情勢，因此，在明治31年1月6日，李阿隆派李錦昌等4人，代表新城、三棧、得其黎、石碇等社送歸順誓書及戶口清冊。

「新城事件」落幕後，日本人對太魯閣山地作了一些教化設施及設置派出所，認為蕃情已漸趨平穩，因此在明治38年12月，特准財閥賀田金三郎在威里社（秀林鄉佳民村）經營製腦業；次年，又同意他們在古魯社（秀林村）山地製腦。然而這樣的舉動，容易侵犯太魯閣族的勢力範圍。

明治39年7月30日，西拉岡社（即實仔眼社，中橫寧安橋北端上方）人殺死日腦丁2名；7月31日，威里社人又在遮埔頭（新城鄉康樂村）附近，將日腦丁5名滅首，使其他腦丁非常惶恐。之前曾發生威里社耆老將日人給予之警備津貼暗中給自己親族，未給其他七社壯丁，因而引發不滿，槍傷威里社耆老之一名親族，並遷怒於日人。為解決爭端，8月1日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幕僚及賀田組事務員等32人馳赴威里社，結果遇到出草，大山等25人罹難，史稱「威里事件」（或「大山事件」）。

8月25日，代理警察本署長大津麟平來花蓮港調查「威里事件」。並於明治40年5月16日，撤太魯閣派出所。為了壓制太魯閣蕃的舉動，日本當局構築姿

婆礮溪右岸至遮埔頭海岸的「威里隘勇線」（或稱「北埔隘勇線」），以防備太魯閣蕃襲擊。6月1日，威里隘勇線完成，這是花蓮地區第一條隘勇線。同時為顯現日本帝國的征討決心，7月1日，日本軍艦「浪速」、「秋津洲」在海岸砲擊太魯閣各社；7月2日，日本警察隊徵召督導阿美族壯丁500名「以蕃制蕃」突擊太魯閣，結果燒毀6個部落，殺死太魯閣蕃21人，而參戰隘勇死2傷2，阿美族壯丁死8傷7。明治41年5月21日，又構築第二條的「巴都蘭隘勇線」，範圍從木瓜溪南岸的銅文蘭（秀林鄉文蘭村），溯流至木基羅溪合流處，全長13公里。6月12日，巴都蘭隘勇線完工，使太魯閣南方各社受到監視。在威里隘勇線完成後，日人徵調七腳川社壯丁為隘勇，防範太魯閣族襲擊。至此，七腳川社擔任守隘的任務，也將它推上理蕃的最前線。

「七腳川社之役」與七腳川社之崩解

關於明治41年「七腳川社之役」發生原因，在七腳川社族人回憶中，提到貨幣經濟的因素。日本人知



●討伐木瓜蕃。（作者提供）



●七腳川舊部落。(作者提供)



道七腳川社與太魯閣族瓜葛甚深，因此當日軍攻擊太魯閣族時，多徵調七腳川社眾為軍夫，並徵用其防守隘勇線。由於七腳川社隘勇認為薪資微薄，無法養妻兒，因此促請頭目Komod-Congaw建議日人提高薪資，但不被日方接受。當時隘勇以為頭目勾結日人，而對頭目不滿，並對日人壓榨懷恨，於是由社中的勢力者Looh-Putal召集隘勇19人密謀行動，並暗中與太魯閣族木瓜蕃、巴都蘭蕃等相呼應。

而在日本官方的調查中，則提到當時在威里及巴都蘭隘勇線負責勤務者，為附近街庄漢人及南勢阿美各社青壯，其中七腳川人在威里隘勇線中占120人中的35人，而巴都蘭隘勇線中占80人中的10人。最初依照七腳川人的希望，派至接近其居住地之茄苳林（今花蓮市西邊山地）以南隘勇線值勤。由於放縱無度，懶惰成性，屢屢擅離職守回家，影響警戒工作，因此，於7月間將他們調動至全線各處。

當時轉勤至遠方海岸方面的隘勇伍長芝魯霧甸（Looh-Putal）及隘勇18人非常憤慨，認為故鄉七腳川派出所之警察，及頭目、耆老袒護，於是逃至山中，企圖先殺頭目、耆老，然後殺警察洩憤。而出差到花蓮港的大津警視總長，在其向民政長官提出的復命書中，也說七腳川人常在勤務中怠惰，監督之巡查

未加以鞭撻或捆縛，只加以懲戒亦頗為憤慨。又因他們的家接近隘勇線，屢屢擅離職守，監督的巡查將其薪資不與其他勤勉之隘勇同時發給，而以需用時發給為由保管，亦抱不滿。七腳川在南勢各社中最有勢力，不僅對他社人頗為倨傲，而且不睦，對日本當局亦抱倨傲之態度，尤其自「威里事件」後他們參與討伐威里社以來更甚，不滿與他社人受同樣待遇。也就是除了貨幣經濟因素外，尚有原住民習性與不服指揮等。

12月13日，數名七腳川社隘勇不服日警指揮，攜眷逃入七腳川社後山林中。14日狀況更為嚴重，花蓮港支廳長岩村慎吾於是要求駐紮於花蓮港之守備隊長支援，隊長乃派綿貫中尉率領一小隊，支廳長亦率幾名警察與該小隊一起至七腳川社，召集該社頭目芝克莫督（Komod-Congaw）及耆老等至七腳川派出所，一面講求防止滋事隘勇潛回社內之策，一面訓誡社人不可受煽動附和。但在兩條隘勇線服勤的其餘七腳川社隘勇已相繼逃逸，住在山中的木瓜蕃及巴都蘭蕃亦受教唆、附和。

12月15日，兩隘勇線沿線到處遭遇攻擊。16日（《臺灣日日新報》記為15日），七腳川派出所及軍隊被七腳川社眾等圍攻，由於情勢緊急，花蓮港守備隊長再派廣陸軍步兵大尉率領一中隊支援，於下午9時予以擊退。由於害怕遲早將背負「連坐」責任受到懲罰，至此竟演變成七腳川社全體參與之暴動。

前此之14日，臺東廳警務課長田中康藏接獲情報後，率廳警務課及璞石閣支廳巡查支援；臺東廳長森尾茂助也在15日為統率鎮壓，率警部等僚屬到花蓮港。總督府認為事態嚴重，決定派軍隊及警察支援討伐。這場戰役共派遣步兵二中隊、砲兵二小隊、機槍一分隊，搭乘輪船於16日在花蓮港登陸。同日，宜蘭、深坑、桃園三廳由警察所組成的遣援隊90名也在



花蓮港登陸；17日與臺東廳警察合編討伐隊，共同攻擊反抗蕃社。

原本只是七腳川社隘勇聯合木瓜蕃反抗，在16日加入了巴都蘭蕃；但巴都蘭蕃比較像是「趁機作亂」，因此，在見到日本軍警強大後援不斷到來後，就後悔了，並協助日本當局狙殺七腳川社與木瓜蕃。

由於七腳川社一直受到日本人扶植，利用其作為對付太魯閣蕃的親日派蕃人，因此在阿美族各社中享有特殊地位，且其充任隘勇者，被日本警察認定為最優秀的親日分子。七腳川社被利用為「以蕃制蕃」的工具，所以當他們聯合木瓜溪一帶的太魯閣族襲擊隘勇警備線的震駭消息傳到總督府後，日本當局決定採取「滅族」政策，殺雞儆猴。

當時為明瞭薄薄、飽干、里漏、厓厓及荳蘭5社之向背，日本當局命令各社頭目奪取七腳川社尚存之稻穀、小米、家畜、家具等。各頭目乃召集戰鬥員850人，及搬物品等非戰鬥員750人闖入七腳川社完成任務，且燒毀家屋，因而減少七腳川社的持久戰力。19日，再命5社襲擊七腳川社，燒毀家屋及奪取甚多穀物、豬、雞等。21日上午4時，又砲擊屬於七腳川社之秦歸社（Chinkui社，意為「銃壘」，位於吉安鄉南華村至木瓜溪一帶）。

為了防備反抗者下山襲擊，因此在12月26日，開始構築第三條的「七腳川隘勇線」，南起鯉魚尾（壽豐鄉壽豐村），沿老溪，經銅文蘭、木瓜溪、七腳川山麓，至婆婆礁，與威里隘勇線銜接，全長約30公里。

明治42年2月17日，七腳川隘勇線完工；18日七腳川戰事也宣告結束，日軍警在今花崗山舉行解散部隊儀式，但七腳川社眾仍逃竄山中。由於生活陷入困境，七腳川社多次與日本當局接觸，表示願意歸順。3月15日，森尾茂助廳長與大隊長賀來倉太警視一起

●木瓜溪右岸七腳川社後裔巴黎雅老部落所立祖靈碑。（作者提供）



到鯉魚尾參加歸順儀式。

最初七腳川社1322人歸順，之後因改變心意而有357人逃走，其中約140人潛伏於普拉腦（秀林鄉重光部落）山區，不願歸順，甚至在明治44年攻擊太巴壠公學校（光復鄉北富村）。對於這批965人的歸順者，日本當局不准其回原蕃社居住，只讓有投靠者的322人留居薄薄、荳蘭、里漏三社（皆在今吉安鄉）親族家，其餘的643人則疏散至賀田庄（壽豐鄉志學村）、月眉庄（壽豐鄉月眉村）、十六股庄（花蓮市豐川）及臺東大埔尾原野（鹿野鄉瑞源村一帶，遷居者建立「新七腳川社」），舊有之地沒入官，於明治43年闢為「吉野村」。此乃日本官方推動移民村之源起。

10月25日，總督府以敕令282號公布〈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廢花蓮港支廳，置花蓮港廳，此乃東臺灣自清帝國設治以來，花蓮地區獨立成為行政區域之始。

之前太魯閣蕃懼怕七腳川社蕃人，尤其把他們頭目 Chirimoto Chongao（即 Komod-Congaw）視若鬼神，敬而遠之。七腳川被廢社後，使太魯閣蕃從睡夢



中驚醒，瞭解日本人的威力。事實上太魯閣蕃看到歷史上的強敵七腳川蕃被日本人消滅後，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所高興的是那麼強大的勢力已被拔掉，來自平地的威脅已被解除；但也暗中憂慮那麼強大的勢力也被日本人消滅，將來太魯閣蕃的威脅將來自日本人。

挾著戰勝餘威，及考慮將進行林野調查、徵調阿美族人勞力，日本當局於明治43年至44年將東臺灣平地原住民族社的槍械沒收，接著於明治45年6月取消平地原住民頭目津貼。

在收平七腳川社後，日本當局對討伐生蕃頗感興趣，認為是難得的地面偵察、部隊演習及軍事教育的好機會。少了七腳川社作先鋒，日本人並未停止對太魯閣族征服的計畫。就在七腳川社滅社5年後，20世紀初在東臺灣最大的一場理蕃戰爭爆發，太魯閣族遭

受日本軍警強力的攻擊。

大正3年，日本當局分東西二路夾擊：西路從埔里向東，由軍隊組成，為攻擊主力；東路則由警察組成，任務乃牽制外太魯閣與巴都蘭一帶的太魯閣人，並配合西路軍隊以擊滅內太魯閣各部落，最後達成征服太魯閣族的目的。此次戰役，日本軍警合計6235人，連同附屬工役等，總計達1萬1075人，已超過蕃社總人口數（壯丁僅3000人）。8月22日，討伐戰役結束。

就在太魯閣族降服後，原本在「七腳川社之役」中未投降，而逃匿於普拉腦的七腳川社人，也震懾於日本政府的威力，打算歸順。在取得龜山警視總長同意後，11月17日由花蓮港廳長飯田章在鯉魚尾主持歸順儀式，共收繳銃器149挺。同日並撤除鯉魚尾、娑婆礁間隘勇線，而七腳川社144戶，於12月7日移住於溪口監督所舊址前面平地林，及鯉魚山與普拉腦山間之平地林。

結語

探究日治初期七腳川社的歷史，並非要喚起其他曾受七腳川社欺侮族社的記憶，或複雜的族群糾葛，而是想凸顯原住民族社在外來政權支配下的無奈，為了生存，他們必須站對位置，或選擇適當的應對方式，否則將會產生不同的下場。

今天當我們經過七腳川舊社時，已見不到任何部落的遺跡，只有在吉安鄉慶豐村昔日吉野神社舊址的一隅見到「拓地開村」碑，仍透露著七腳川社的悲歌。歷史是不容許抹滅的，透過鄉土歷史的重建，可使我們聯繫鄉土的過去與現在，而不會因某部分歷史的斷裂，導致我們的過去不夠完整，而使得某些族群永遠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作者為國立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吉野村「拓地開村」碑。（作者提供）

